

初 见 秦

臣闻不知而言不智，知而不言不忠，为人臣不忠当死，言而不当亦当死。虽然，臣愿悉言所闻，唯大王裁其罪。

臣闻天下阴燕阳魏，连荆固齐，收韩而成从，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，臣窃笑之。世有三亡，而天下得之，其此之谓乎。臣闻之曰：“以乱攻治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顺者亡。”今天下之府库不盈，**困**仓空虚，悉其士民，张军数十百万，其顿首戴羽为将军，断死于前，不至千人，皆以言死。白刃在前，斧钺在后，而却走不能死也。非其士民不能死也，上不能故也。言赏则不与，言罚则不行，赏罚不信，故士民不死也。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，有功无功相事也。出其父母怀衽之中，生未尝见寇耳，闻战，顿足徒褐，犯白刃，蹈炉炭，断死于前者皆是也。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，而民为之者，是贵奋死也。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，十可以对百，百可以对千，千可以对万，万可以克天下矣。今秦地折长补短，方数千里，名师数十百万。秦之号令赏罚、地形利害，天下莫若也。以此与天下，天下不足兼而有也。是故秦战未尝不克，攻未尝不取，所当未尝不破，开地数千里，此其大功也。然而兵甲顿，士民病，蓄积索，田畴荒，**困**仓虚，四邻诸侯不服，霸王之名不成，此无异故，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。

臣敢言之，往者齐南破荆，东破宋，西服秦，北破燕，中使韩、魏，土地广而兵强，战克攻取，诏令天下。齐之清济浊河，足以为限；长城巨防，足以为塞。齐五战之国也，一战不克而无齐。由此观之，

夫战者，万乘之存亡也。且闻之曰：“削迹无遗根，无与祸邻，祸乃不存。”秦与荆人战，大破荆，袭郢，取洞庭、五湖、江南，荆王君臣亡走，东服于陈。当此时也，随荆以兵则荆可举，荆可举，则民足贪也，地足利也。东以弱齐、燕，中以凌三晋。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邻诸侯可朝也。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复与荆人为和，令荆人得收亡国，聚散民，立社稷，主置宗庙，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，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。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，大王以诏破之，兵至梁郭下。围梁数旬则梁可拔，拔梁则魏可举，举魏则荆、赵之意绝，荆、赵之意绝则赵危，赵危而荆狐疑，东以弱齐、燕，中以凌三晋，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，四邻诸侯可朝也。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复与魏氏为和，令魏氏反收亡国，聚散民，立社稷，主置宗庙，令，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。前者穰侯之治秦也，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，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，士民疲病于内，霸王之名不成，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。

赵氏，中央之国也，杂民所居也，其民轻而难用也。号令不治，赏罚不信，地形不便，下不能尽其民力，彼固亡国之形也。而不忧民萌，悉其士民，军于长平之下，以争韩上党。大王以诏破之，拔武安。当是时也，赵氏上下不相亲也，贵贱不相信也，然则邯郸不守。拔邯郸，管山东河间，引军而去，西攻修武，逾华，降上党。代四十六县，上党七十县，不用一领甲，不苦一士民，此皆秦有也。以代、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，东阳、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，中山、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。然则是赵举，赵举则韩亡，韩亡则荆、魏不能独立，荆、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、蠹魏、拔荆，东以弱齐燕，决白马之口以

沃魏氏，是一举而三晋亡，从者败也。大王垂拱以须之，天下编随而服矣，霸王之名可成。而谋臣不为，引军而退，复与赵氏为和。夫以大王之明，秦兵之强，弃霸王之业，地曾不可得，乃取欺于亡国，是谋臣之拙也。且夫赵当亡而不亡，秦当霸而不霸，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。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，不能拔也，弃甲兵弩，战_竦而却，天下固以量秦力二矣。军乃引而复，并于李下，大王又并军而至，与战不能克之也，又不能反运，罢而去，天下固量秦力三矣。内者量吾谋臣，外者极吾兵力，由是观之，臣以为天下之从，几不能矣。内者吾甲兵顿，士民病，蓄积索，田畴荒_困仓虚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。愿大王有以虑之也。

且臣闻之曰：“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苟慎其道，天下可有。”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纷为天子，将率天下甲兵百万，左饮于淇溪，右饮于洹溪，淇水竭而洹水不流，以与周武王为难。武王将素甲三千，战一日，而破纣之国，禽其身，据其地而有其民，天下莫伤。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，决水而灌之三月，城且拔矣。襄主钻龟筮占兆，以视利害，何国可降。乃使其臣张孟谈，于是乃潜于行而出，反知伯之约，得两国之众，以攻知伯，禽其身，以复襄主之初。今秦地折长补短，方数千里，名师数十百万。秦国之号令赏罚，地形利害，天下莫如也，此与天下可兼有也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，言所以破天下之从，举赵亡韩，臣荆、魏，亲齐、燕，以成霸王之名，朝四邻诸侯之道。大王诚听其说，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，赵不举，韩不亡，荆、魏不臣，齐、燕不亲，霸王之名不成，四邻诸侯不朝，大王斩臣以徇国，以为王谋不忠者也。

【译文】

我听说,不知道就说,不明智 知道而不说,不忠诚。作人臣的不忠诚,应当处死 说话不恰当,也应当处死。即使这样,我还是希望全部说出自己的看法,望大王裁定我的罪责。

我听说,天下各国,赵国北面是燕国,南面是魏国,联合楚国,稳固齐国,接纳韩国,就形成了合纵的形势,将面向西方与强秦对抗。我却暗自笑话他们。世上有三种自取灭亡之道,而天下诸侯都有这三种作为,大约这说的就是合纵的情况吧!我听说的是:“用混乱的国家去进攻安治的国家会灭亡,用邪恶的国家去进攻正义的国家会灭亡,用倒行逆施的国家去进攻顺应潮流的国家会灭亡。”现在天下各国的仓库不满,粮囤空虚,却悉数征调他们的士民,扩充军队数十百万人,他们俯首听令头戴羽盔身为将军的,拼死于军阵前,不止千人,都声称要以死报国。可是,当敌人白刃在前,我方斧钺在后(用以诛罚怕死者)时,他们还是退却逃跑而不敢拼命赴敌。这并不是士民不能拼死,而是君王不能使他们这样做的缘故。说要赏赐而不给予,说要惩罚而不施行,赏罚不讲信用,所以士民不肯拼死。现在秦国发布号令而施行赏罚,有功与无功的人就互相区别开了。有的人自打离开父母怀抱,从来不曾见过敌寇,听说要打仗,却能跺脚起誓,赤膊上阵,勇冒白刃,赴汤蹈火,在军阵前拼命战斗的都是他们。拼死与贪生的结果不同,而民众愿去拼死,那是看重奋勇牺牲的缘故。一个人奋勇牺牲可以对付十个人,十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个人,一百个人可以对付一千个人,一千个人可以对付一万个人,一万个人就攻克天下了。现在秦国的领土,截长补短,方圆数千里,名声显赫的部队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人。秦国长于号令赏罚,地理形势险要,天下各国没有谁比得上。靠这些条件去攻取天下,天下虽大也不足以够秦国兼并的。所以,秦国作战不曾不胜过,攻占不曾不取过,去抗击不曾不击破过,开辟土地数千里,就是这样做所取得的伟大功绩。然而武备不精,士民疲惫,蓄积罄尽,田野荒芜,粮仓空虚,四邻诸侯不服,秦国至今也没有成就霸王的威名,这没有其他原因,这是谋臣们都不能竭

尽忠诚的缘故。

我敢说，从前齐国向南击破楚国，向东击破宋国，向西征服秦国，向北击破燕国，在中部驱使韩国、魏国，土地宽广而武力强大，战则胜攻则取，于是向天下发号施令。齐国的清澈的济水和混浊的黄河，足可作为屏障；长长的城墙和巨大的防门，足可以作为要塞。齐国是个五战五胜的国家，然而一战不胜就险些亡国了。而且我听说：“伐木不要留树根，不要与灾祸为邻，灾祸就不会存在。”秦国与楚国人作战，大败楚国人，袭击郢都，夺取了洞庭湖、五渚和江南一带地方，楚国君臣逃跑，向东奔窜到陈国。正当此时，出兵追击就可一举攻下楚国，楚国攻取下来，那么楚国人民足以被秦国拥有，楚国土地足以被秦国利用。这样，向东可以削弱齐国、燕国，在中部可以侵袭赵、魏、韩三国。这就是说，一举可以成就霸王的威名，可使四邻诸侯来朝臣服。然而谋臣们不这样做，他们带兵退却，重新与楚人媾和，使得楚人得以收复失地，聚集逃散的人民，建起祭祀社稷的神坛，设置供奉先人的宗庙，使得楚国得以率领天下诸侯向西与秦国抗衡，这本是丧失称霸称王原则的一种表现。天下诸侯又结成联盟而驻军于华阳，大王下诏书要击破他们，部队行至魏都大梁城下。如果围攻大梁几句，大梁就可攻取下来；大梁攻取下来，魏国就可以拿下，魏国拿了下来，楚国、赵国的联盟意图就会断绝；楚国、赵国联盟的意图断绝，赵国就形势危机，赵国形势危机，楚国就会态度犹豫。这样，向东可以削弱齐国、燕国，在中部可以侵袭赵、魏、韩三国。这就是说，一举可以成就霸王的威名，可使四邻诸侯来朝臣服。然而谋臣们不这样做，他们带兵退却，重新与魏国媾和，使得魏人得以收复失地，聚集逃散的人民，建起祭祀社稷的神坛，设置供奉先人的宗庙，使得魏国得以率领天下诸侯向西与秦国抗衡，这本是丧失称霸称王原则的第二种表现。从前穰侯魏冉治理秦国，用一个国家的兵力想建立秦国与他的封国两国的功业，所以士兵们终身风吹雨打于户外，士民疲惫不堪于国内，霸王的威名没有确立，这本是丧失称霸称王原则的第三种表现。

赵国，是个处于中心地区的国家，是各国民众杂居的地方，它的民众轻薄而难以驱使。号令不严明，赏罚不诚信，地形不便利，在下的民众不能竭尽其力，那本是亡国的形势。而且赵国国君不忧念百姓，悉数征集士民，驻军长平城下，来夺取韩国的上党。大王下诏书要击破它，夺取了武安。在这时，赵国君臣上下不能团结相亲，贵族与平民不能互相信任，这样一来，邯郸就没有守住。夺取了邯郸，控制了黄河以北、漳水以南一带，又带兵离开，向西攻占修武，穿越羊肠要塞，降服上党。代郡的四十六县，上党的七十县，不用一副盔甲，不苦一个士民，所有这些地方都归秦国所有了。代郡、上党郡不用战争夺取就全都成了秦国的了。东阳、河外不用战争夺取就全都成了齐国的了，中山国、呼沱河以北地区不用战争夺取就全都成了燕国的了。这样一来，赵国被拿下；赵国被拿下，韩国就要灭亡；韩国灭亡了，楚国、魏国就不能独自存在。楚国、魏国不能独自存在，这样就一举而毁坏了韩国、残败了魏国、操纵了楚国，以此为根基，向东可削弱齐国、燕国，决开黄河的白马河口淹了魏国，因此，一举而使赵、魏、韩三国灭亡，参加合纵的国家就失败了。大王垂衣拱手地等待着，天下各诸侯国会相继地归服了，霸王的威名可以建立。但是谋臣们不这样做，却带兵而退却，重又同赵国媾和。靠大王您的英明和秦国军队的强大，却抛弃称霸称王的大业，土地不曾得到，还被必亡的国家所欺骗，这是谋臣们太笨拙了。况且赵国本该灭亡却没有灭亡，秦国本当称霸而没有称霸，天下各诸侯国本来已经估量到秦国的谋臣，这是第一。竟然又悉数发兵去攻打邯郸，不能攻取，就丢弃盔甲弓弩，战战兢兢地退怯，天下各诸侯国本来已经估量到秦国的实力，这是第二。军队就这样被带领回去，集中于李下，大王又一并将军队带到那里，同敌人作战不能取胜，又不能返回，疲顿不堪地离开，天下各诸侯国本来已经估量到秦国的力量，这是第三。在内部，估量了我们的谋臣，在外部，耗尽了我们的兵力，由此看来，我认为天下形成合纵形势，几乎没有困难了。在内部，我们的武备粗劣，士兵疲顿，蓄积用尽，田野荒芜，粮仓空虚，在外

部，天下各诸侯国都紧密勾结，甚为坚定。希望大王对此有所考虑。

而且我听说：“要战战栗栗地一天比一天谨慎。如果谨慎地推行治国之道，天下就可以拥有。”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从前纣王作天子时，率领天下带甲士兵百万人，向左饮马于淇溪，向右饮马于洹溪，淇溪的水被饮光，洹溪的水不流淌，凭借这么强大的军队与周武王为敌。周武王率领着身穿白甲的士兵三千人，交战一天，就攻破了纣王的都城，活捉了他本人，占据了他的土地，而拥有了他的人民，天下没有谁为纣王悲伤。知伯瑶率领三国的军队在晋阳攻打赵襄子，决开晋水淹了三个月，晋阳城快要被占领了。赵襄子用龟甲和蓍草占卜，来预测吉凶利害，以及哪个国家可以降服。于是派遣他的臣张孟谈，张孟谈就偷偷地出了城，使韩、魏两国同知伯瑶反悔了盟约，得到韩、魏两国军队的支持，攻打知伯，活捉了他本人，恢复了赵襄子当初的权势。现在秦国土地截长补短，方圆数千里，名声显赫的部队有数十万乃至百万人。秦国长于号令赏罚，地理形势险要，天下各国没有谁比得上。靠这些条件去攻取天下，天下可被秦国兼并拥有。我冒死希望拜见大王，谈谈用以破坏天下各诸侯国的合纵，拿下赵国，灭亡韩国，臣服楚国、魏国，让齐国、燕国亲附，成就称霸称王的威名，使四方诸侯前来朝见的措施。大王真地听从我的谋划，一举而天下各诸侯国的合纵没有被破坏，赵国没有被拿下，韩国没有灭亡，楚国、魏国不臣服，齐国、燕国不亲附，称霸称王的威名不能建立，四方诸侯不来朝见，大王就杀了我，陈尸示众，以此警戒那些为王谋事而不尽忠的人。

【评点】

本篇是《韩非子》一书的开卷之作，是韩非的一篇为秦王统一天下而积极出谋划策的重要政治论文。文章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指出秦国已经具备横扫六合而使天下归一的条件，力劝秦王用兼并战争的手段，“举赵、亡韩、臣荆魏、亲齐燕，以成霸王之名，朝四邻诸侯”。文章认为，秦国“号令赏罚、地形利害，天下莫若”，完全可以战而

胜,攻而取,兼有天下,成就大功。但是,至这篇‘悉言所闻’的文章写成之际,秦国尚未统一六国,秦王尚未完成霸业,究其根本原因,是‘谋臣皆不尽其忠’的缘故。

为了有理有据地论证秦国“谋臣皆不尽其忠”这一核心观点,文章采用了以既往战例为论据进行铺陈叙述、条分缕析的方法。先是断言,东方六国的合纵抗秦是“以乱攻治”,“以邪攻正”;以逆攻顺”,以讨秦王欢心,然后依次回顾秦国与齐、楚、魏、赵之间的战争,本来都有乘胜追击,一战而胜的可能,但皆因在关键时刻“谋臣不为,引兵而退”而使秦王霸业功亏一篑。言之凿凿,史鉴不远,想来秦王对以往的屡屡坐失良机是记忆犹新的。

说理透辟,论断果决,逻辑严谨,气势雄健,是韩非散文的鲜明特点,《初见秦》可谓先声夺人,较充分地显示了韩非文章的总体风格。

关于本文的作者是否为韩非,后人多有分歧说法。依笔者之见,它当是韩非作品无疑。主要依据如下:韩非入秦后,当即上书言‘存韩’之事(见下篇《存韩》),并因此被李斯构陷入狱。秦王信李斯之言而断定韩非为韩不为秦,韩非于囹圄之中欲见秦王明辩而不得,遂作此文力陈衷曲,以求感动秦王而获释,文中有“愿望见大王”之语足资为证。因此,此文与《存韩》篇写作背景不同,不宜苛求初旨统一。另外,从本文所用词语看,“民氓”皆作“民萌”;与《韩非子》其他文章用例一致,也可作为一条佐证。文章末段叙知伯攻晋阳,“决水而灌之”,此事在《韩非子》一书中许多篇章也曾提及,似也可作为一条有力的证据。

存 韩 (节选)

韩事秦三十余年,出则为扞蔽,入则为席荐。秦特出锐师取地,而韩随之,怨悬于天下,功归于强秦。且夫韩入贡职,与郡县无异也。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,举兵将伐韩。夫赵氏聚士卒,养从徒,欲赘

天下之兵,明秦不弱,则诸侯必灭宗庙,欲西面行其意,非一日之计也。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,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。夫韩,小国也,而以应天下四击,主辱臣苦,上下相与同忧久矣。修守备,戒强敌,有蓄积,筑城池以守固。今伐韩,未可一年而灭。拔一城而退,则权轻于天下,天下摧我兵矣。韩叛则魏应之,赵据齐以为原,如此,则以韩、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,而以与争强,赵之福而秦之祸也。夫进而击赵不能取,退而攻韩弗能拔,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,负任之旅罢于内攻,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,非所以亡韩之心也。均如贵人之计,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。陛下虽以金石相弊,则兼天下之日未也。

今贱臣之愚计,使人使荆,重币用事之臣,明赵之所以欺秦者,与魏质以安其心,从韩而伐赵,赵虽与齐为一,不足患也。二国事毕,则韩可以移书定也。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,则荆、魏又必自服矣。故曰“兵者,凶器也”,不可不审用也。以秦与赵敌衡,加以齐,今又背韩,而未有以坚荆、魏之心。夫一战而不胜,则祸构矣。计者,所以定事也,不可不察也。韩、秦强弱在今年耳,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。夫一动而弱于诸侯,危事也;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之心,至殆也。见二疏,非所以强于诸侯也。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。攻伐而使从者间焉,不可悔也。

【译文】

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,对外,韩国是秦国的捍卫者;对内,韩国是秦国的承奉者。秦国只要出精锐部队夺取其他国家土地,韩国就紧随其后,韩国同天下各国结了怨,而功利却归于强大的秦国。况且韩国向秦纳贡尽职,跟秦的

郡县没有区别。现今我私下听说贵国朝臣献计，要兴兵伐韩。赵国在聚集士兵，豢养主张合纵的人，想联合天下各诸侯国的部队，向他们阐明秦国如不削弱，各诸侯国就一定得灭亡的道理，他们想要向西进军来实现其愿望，这已不是一朝一夕的打算了。现在秦国抛开赵国这个祸患，而要除掉如内臣一样的韩国，那么天下各诸侯国就明白赵国的合纵之计是必要的了。韩，是个小国，却要应对来自四面的攻击，国君屈辱，臣下困苦，君臣上下患难与共已经很久了。韩国修筑了防御工事，警惕强敌的入侵，又有物资蓄积，筑了城墙，挖了护城河用以牢固防守。现在攻伐韩国，不能用一年时间就灭掉它。夺了一座城池就退兵的话，秦国的权势就会被天下各国所轻视，天下各国就会挫败秦军了。韩国如果背叛秦国，魏国就会响应它，赵国把齐国作为后援，这样一来，就等于用韩、魏两国帮助了赵国，并借齐国的力量来巩固了他们的合纵形势，从而与秦国争强，这是赵国的福气，却是秦国的祸患。进攻打击赵国而不能取胜，退回攻打韩国又不能占取，秦国的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就会苦于野战，负责运送粮草辎重的部队就会疲于内部的供给，那就是集合一群困苦病弱的人去对抗赵国、齐国两个万乘之国，而不是秦国灭亡韩国的本意。全都照贵国朝臣的计谋行事，秦国就一定会成为天下各诸侯国进攻的靶子了。陛下即使有金石一般的长寿，那兼并天下的日子也不能来临。

现在我的愚计主张，派遣人出使楚国，多用财物贿赂掌权的大臣，阐明赵国欺凌秦国的原委，再送人质去魏国媾和以安定他们的心，秦国就率韩伐赵，赵国即使与齐国结为一体，也不值得忧虑了。赵国、齐国两国的事处理完了，那么韩国只消发一纸文书就可平定了。这就是说，我方一举就使得赵、齐二国有灭亡的形势，而楚国、魏国也一定会自动臣服了。所以说：“兵器，是凶残的器械”，不可不审慎地对待它。用秦国同赵国抗衡，加上齐国与赵国联合，现在秦国又背弃韩国，而且没有用以坚定楚、魏两国亲秦政策的方法。一战而不胜，就会构成祸患。计谋，是决定事情成功的手段，不能不明察。韩国、秦国的强弱之争就决定于今年

了，而且赵国与各诸侯国暗地里谋划很久了。如果一有军事行动就向诸侯们暴露出弱点来，那是危险的事；做一件事而使诸侯们产生攻伐我方的想法，那是最危险的。出现这两样疏失，不能表明在诸侯们面前是强大的。我私下希望陛下好好考虑我的建议。攻伐韩国而使秦国的这个同盟分离背叛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
【评点】

此篇是韩非上秦王书。秦王政十四年，即韩王安六年（公元前 233 年），秦国进攻韩国，大兵压境，形势危急，韩国派遣韩非出使秦国。韩非抵秦即上此书，旨在劝说秦王攻赵，以缓伐韩之师，故篇名题为“存韩”。《存韩》篇原文共有三部分，第一部分为韩非上秦王书，第二部分为李斯上秦王书，第三部分为李斯上韩王书。因后两部分并非韩非手笔，当是后世编辑《韩非子》者所增益，故不录。

“存韩”，即“使韩国存在下来”，也就是不要出兵伐韩的意思。文章首言“韩事秦三十余年”，是秦国的捍卫者、承奉者，秦国放下它的大敌赵国而进攻韩国是失策之举；次言韩国也未可轻易被攻取，反倒会让秦国冲锋陷阵的精锐部队苦于野战难以自拔；最后以力劝秦国攻赵作结。文章从秦国的切身利益着想，认为秦国伐韩，非但不能取胜，反而会向天下诸侯示弱，从而暴露出秦国的不足，给它自身带来危险。

韩非的“存韩”之策，由于李斯的暗中阻挠、设置障碍而未被秦王政采纳。不久，韩非于狱中自杀，韩国也旋即灭亡。韩非在《亡征》一文中断言：“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，其兼天下不难矣。”秦的统一天下，似早在韩非预料之中；那么，韩非当初所抱的救韩图存的心理，真是有些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味道呢！

难言

臣非非难言也，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，洋洋
纚纚然，则见以为华而不实。敦祗恭厚，鲠固慎完，

则见以为掘而不伦。多言繁称，连类比物，则见以为虚而无用。总微说约，径省而不饰，则见以为剝而不辩。激急亲近，探知人情，则见以为谮而不让。闚大广博，妙远不测，则见以为夸而无用。家计小谈，以具数言，则见以为陋。言而近世，辞不悖逆，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。言而远俗，诡躁人间，则见以为诞。捷敏辩给，繁于文采，则见以为史。殊释文学，以质信言，则见以为鄙。时称诗书，道法往古，则见以为诵。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。

故度量虽正，未必听也；义理虽全，未必用也。大王若以此不信，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，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。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，仲尼善说而匡围之，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。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？而三君不明也。上古有汤，至圣也；伊尹，至智也。夫至智说至圣，然且七十说而不受，身执鼎俎为庖宰，昵近习亲，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。故曰：“以至智说至圣，未必至而见受，伊尹说汤是也；以智说愚，必不听，文王说纣是也。”故文王说纣，囚之；翼侯炙，鬼侯腊，比干剖心，梅伯醢，夷吾束缚，而曹羁奔陈，伯里子道乞，蒯聩转鬻，孙子臧脚于魏；吴起收泣于岸门，痛西河之为秦，卒枝解于楚；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，公孙鞅奔秦，泾龙逢斩；萇宏分噉；尹子阱于棘；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；田明辜射，宓子贱，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，董安于死而陈于市，宰予不免于田常，范雎折胁于魏。此十数人者，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，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。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？则愚者难说也，故君子难言也。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，非贤圣莫能听，愿大王熟察之也。

【译文】

并不是臣韩非难于向国君进言，难于进言的原因在于：语言通顺美好流畅，洋洋洒洒，口若悬河，就被国君认为是华而不实；忠厚恭谨，耿直坚定，慎重完整，就被国君认为是笨拙，不伦不类，多说博引，连类比况，就被国君认为是空虚无用，概括得精微，论说得简赅，直截了当，用语简洁而不夸饰，就被国君认为是太露锋芒而缺乏辩才；激昂而切近要害，探知别人的隐情，就会被国君认为是毁谤而不谦让；宏大广博，幽远难测，就被国君认为是夸耀而无用；小议家中琐事，一件件地计数罗列，就被国君认为是粗陋；言谈贴近世俗，辞令不违事理，就被国君认为是贪图活命而阿谀君王。言谈远离世俗，怪异浮躁不合人世口味，就会被国君认为是荒诞不经，思维敏捷，辩说伶俐，文采繁复，就会被国君认为是华丽而不质朴；弃绝典章文籍，用质朴诚信的语言述说，就会被国君认为是粗鄙，不时称引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主张效法古代，就会被国君认为是死记硬背。这就是臣韩非难于进言而深重忧患的原因。

所以准则即使正确，国君未必听从；道理即使完美，国君未必采用。大王如果认为进言不可信，轻的就会被认为是诋毁诽谤，重的就会祸患灾难临头以至丧命。因此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害了他，孔子善于游说而匡地人围攻了他，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了他。那么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良吗？对待他们的那三国君主却是不明智的。上古有个商汤，是最圣明的；伊尹，是最聪明的。最聪明的伊尹去说服最圣明的商汤，尚且说服七十次也不接受，伊尹亲自带着鼎和砧板去当商汤的厨子，亲昵熟悉了，商汤才了解了他的贤能而任用了他。所以说：“用最聪明的人去说服最聪明的人，不一定一说就被接受，伊尹说服商汤就是这样；用聪明的人去说服愚昧的人，一定不会听从，周文王说服商纣王就是这样。”因此周文王说服商纣王，商纣王囚禁了他，冀侯被火烤而死，鬼侯被杀并晒成肉干；比干被剖心而死；梅伯被剁成肉酱；管夷吾被捆绑起来；而曹羁出奔到陈国；百里奚沿街乞讨；傅说被一再转卖；孙臆在魏国受了臆刑，吴起在岸门抽泣流泪，为西河郡归于秦国而痛惜，最终在楚国

受车裂之刑 公叔 痤 向梁惠王推荐治国人才反而被认为行为谬误，于是被推荐的公孙鞅投奔了秦国；关龙逢被斩杀，**苒 弘**被裂腹 剖 肠；尹子被扔进满是荆棘的陷阱；司马子期被杀死，尸身在长江上漂浮；田明惨遭分尸；**宓**子贱、西门豹虽不与人斗殴，却死于别人之手；董安于被杀死，而尸身陈放集市里示众；宰予不免因跟田常作对而被杀；**范 雎**在魏国被打断肋骨。这十多个人，都是世上仁德、贤能、忠信、善良而有才干的人，不幸遇到昏庸惑乱、不明事理的君主而被杀死。那么，即使是贤圣也不能逃离死亡躲避刑辱又是为什么呢？那就是说，愚昧的国君是难以说服的，所以君子难于进言。况且最有价值的话语是逆耳和不遂心意的，不是圣贤是不能听从的，希望大王详尽考察进言的事情。

【评点】

“难言”，指臣下向国君进言之难。本篇是韩非上韩王书，旨在使韩王明晓臣下进言之不易，从而审慎对待，广泛采纳谏言。文章先说进言之难的种种表现，指出君王往往肆意曲解进言之意，给臣下的忠言以“华而不实”“掘而不伦”“虚而无用”“辩而不辩”等否定的评价。臣下的进言不被采纳，反而招致后患，轻者被认为是“毁誉诽谤”，重者则“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”。接着，文章回顾历史，列举了许多忠良之士向君王进言而不被采纳，其中多数人惨遭不幸的事例，用以说明“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，非贤圣莫能听”的道理，力劝韩王以史为鉴，广开言路。文章有理有据，雄辩恳切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
爱 臣

爱臣太亲，必危其身；人臣太贵，必易主位；主妾无等，必危嫡子；兄弟不服，必危社稷。臣闻千乘之君无备，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，以徙其民而倾其国；万乘之君无备，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，以徙其威而倾其国。是以奸臣蕃息，主道衰亡。是故诸侯之

博大,天子之害也 群臣之太富,君主之败也。将相之管主而隆国家,此君人者所外也。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,位之至尊也,主威之重,主势之隆也。此四美者不求诸外,不请于人,议之而得之矣。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,则终于外也。此君人者之所识也。

昔者纣之亡,周之卑,皆从诸侯之博大也 晋之分也,齐之夺也,皆以群臣之太富也。夫燕、宋之所以弑其君者,皆以类也。故上比之殷、周,中比之燕、宋,莫不从此术也。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,尽之以法,质之以备。故不赦死,不宥刑,赦死有刑,是谓威淫,社稷将危,国家偏威。是故大臣之禄虽大,不得藉威城市;党与虽众,不得臣士卒。故人臣处国无私朝,居军无私交,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,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。是故不得四从,不载奇兵;非传非遽,载奇兵革,罪死不赦。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。

【译文】

宠臣太亲近,一定会给国君自身带来危险;人臣太显贵,一定会取代国君的地位;王后与妃妾没有等差,一定会给嫡子带来危险;兄弟不顺服嫡子,一定会给国家带来危险。我听说,千乘之国的国君没有戒备,一定会有拥有百辆兵车的大臣在他身边,夺走他的民众而颠覆他的国家;万乘之国的国君没有戒备,一定会有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他身边,夺走他的权威而颠覆他的国家。因此奸臣势力发展起来,君主之道就要衰败。所以诸侯强大起来,是天子的祸害;群臣太富有,是国君衰败的表现。将相挟制君主而使私家兴旺发达,这是执政者要排斥的现象。世间万物,没有什么比身体更为宝贵,比地位更为尊严,比君主的权威更为显赫,比君主的势力更为隆盛。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能向外部寻求,不能向他人索取,国君的治国之道适宜就可以得到了。所以说,君主如果不能利用他的这四种财富,最终就会

拒之身外。这是君主要牢记的。

从前商纣王灭亡，周王朝衰微，都是由诸侯的强大引起的。晋国被赵、魏、韩三家瓜分，齐国政权被田成子篡夺，都是由群臣太富有引起的。燕国、宋国发生臣杀君的事，也都是同类性质的。因此上比商、周，中比燕、宋，没有不是用这种方式篡位夺权的。所以明智的国君对待他的群臣，全都按法度办事，用防范措施端正他们。因此不赦免死罪，不施以减刑，赦死减刑，这叫做散失威严，国家将要危险，政权将要倾覆。因此，大臣的俸禄虽高，不能让他凭借城市扩充势力；党徒爪牙虽多，不能让他拥兵自重。因此大臣在国都供职不得私设朝会，在军队任职不得私自结交他国，他们的仓库里的财物不得私自借贷给别人，这是明智的国君禁止邪僻的措施。因此大臣出行，不允许有四匹马驾的车随从，车上不准载有任何武器；不是为了给国家传递紧急命令，车上却载有武器，就判处死刑而不予赦免。这就是明智的国君预防不测的办法。

【评点】

本篇题为“爱臣”，主旨并非陈说爱臣之道，不过是择取文章首句“爱臣太亲，必危其身”中“爱臣”一语为题目罢了。文章开宗明义，提出论点，即“爱臣太亲，必危其身；人臣太贵，必易主位；主妾无等，必危嫡子；兄弟不服，必危社稷”。接着指出，人君对身边的臣子不能不有所防备，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身贵、位尊、威重、势隆。文章又以史为鉴，分析了“纣之亡、周之卑”的原因，皆由于诸侯的强大，晋被三分、齐被篡夺以及燕、宋之君王被弑，也是朝臣势力膨胀的结果。文章认为，君王要想防止臣下篡弑，则必须“尽之以法，质之以备”，采取严酷无情的手段对付臣下的不轨行为。这些主张对维护高度的中央集权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。

主 道

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，治纪以知善败之端。故虚静以待，

令名自命也，令事自定也。虚则知实之情，静则知动者正。有言者自为名，有事者自为形，形名参同，君乃无事焉，归之其情。故曰：君无见其所欲，君见其所欲，臣自将雕琢；君无见其意，君见其意，臣将自表异。故曰：“去好去恶，臣乃见素；去旧去智，臣乃自备。”故有智而不以虑，使万物知其处；有行而不以贤，观臣下之所因；有勇而不以怒，使君臣尽其武。是故去智而有明，去贤而有功，去勇而有强。群臣守职，百官有常，因能而使之，是谓习常。故曰：寂乎其无位而处，濇乎其莫得其所。明君无为于上，群臣竦惧乎下。明君之道，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，故君不穷于智；贤者献其材，君因而任之，故君不穷于能；有功则君有其贤，有过则臣任其罪，故君不穷于名。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，不智而为智者正。臣有其劳，君有其成功，此之谓贤主之经也。

道在不可见，用在不可知。虚静无事，以暗见疵。见而不见，闻而不闻，知而不知。知其言以往，勿变勿更，以参合阅焉。官有一人，勿令通言，则万物皆尽。函掩其迹，匿其端，下不能原。去其智，绝其能，下不能意。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，谨执其柄而固握之。绝其望，破其意，毋使人欲之。不谨其闭，不固其门，虎乃将存。不慎其事，不掩其情，贼乃将生。弑其主，代其所，人莫不与，故谓之虎。处其主之侧，为奸臣，闻其主之武，故谓之贼。散其党，收其余，闭其门，夺其辅，国乃无虎。大不可量，深不可测，同合刑名，审验法式，擅为者诛，国乃无贼。是故人主有五壅：臣闭其主曰壅，臣制财利曰壅，臣擅行令曰壅，臣得行义曰壅，臣得树人曰壅。臣闭其主则主失位，臣制财利则主失德，臣擅行令